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十六國春秋卷七十六

蜀錄一

李特

李特字玄休略陽臨渭人也祖世本巴西宕渠竇氏即廩君之苗裔昔巴郡南部蠻本行五姓皆出於武落鍾

離山

即今夷陵郡巴山縣

時山崩有石穴二所一赤如丹一黑如

漆有出於赤穴者名曰務相姓巴氏有出於黑穴者凡

四姓樊氏暉氏

一作暉一作
皇又音審

柏氏鄭氏五姓俱出迭相

爭焉未有君長俱事鬼神乃相與擲劍於石穴約能中者奉以為廩君四姓莫著而巴氏子務相劍獨懸焉衆皆歎服又以土為船彫畫之而浮水中曰若其船浮者以為廩君唯務相船又獨浮因共立之遂稱廩君乘其土船將其徒卒從一作當夷水而下至於鹽陽按今夷陵郡巴山縣清江水一名夷水鹽水有神女子止廩君曰此地廣大魚鹽所出願留共居與子俱生可止無行廩君曰吾當為君求

當一作

夷水而下至於鹽陽

按今夷陵
郡巴山縣

清江水一
名夷水

鹽水有神女子止廩君曰此地廣大魚鹽所

出願留共居與子俱生可止無行廩君曰吾當為君求

廩地不能止也鹽神暮輒從廩君宿旦即飛去化為飛
蟲諸蟲皆從其飛掩蔽日光天地晝晦廩君欲殺之不
可復別又不知天地東西如此者十餘日廩君乃以青
縷遺鹽神曰嬰此即宜與汝俱生弗爾且將去汝鹽女
受而嬰之廩君至碣山上望膺有青縷者跪而射之中
鹽神鹽神死諸蟲與俱飛者皆去天乃開朗一作明廩君
復乘土船下及夷城夷城石岸嶮曲泉水亦曲望如穴
狀廩君疑之歎曰我新從穴中出今又入此奈何岸即

為崩廣三丈餘而階陛相乘廩君登之岸上有平石方

一丈五寸

一作長五尺

廩君休其上投策計算皆著石焉因

立城其旁有而居之四姓皆臣事之是時廩君死魂魄
化而為白虎故巴氏以虎飲人血遂以人為祠其後種
類繁盛秦併天下以為黔中郡薄賦斂之口歲出錢四

十一

一作三十

巴人呼賦為賓

藏宗切

因謂之賓民焉漢高祖為

漢王募賓民平定三秦既而不願出關求還鄉里高祖
以其功復同豐沛不供賦稅更名其地為巴郡土有鹽

鐵丹漆之利民用敦阜俗性剽勇好鬼巫又善歌舞高
祖愛其舞詔樂府習之今巴渝舞是也漢末張魯居漢
中以鬼道教百姓實民敬信多往奉之值天下大亂李
氏自巴西之宕渠遷入漢中楊車坂抄掠行旅百姓患
之號為楊車已其後繁昌分為數十姓魏武尅漢中特
祖父虎與杜朴胡約楊車李黑等按三國志作巴七姓
夷朴胡實邑侯杜獲
舉巴夷民來附孫盛
曰朴音浮獲音戶將五百餘家歸魏魏武嘉之拜虎
等為將軍遷於略陽一云洛陽後徙關內亦萬餘家散居隴

右諸郡及三輔弘農所在北地復號之為巴氏特父慕
為東羌獵將慕凡有五子輔特庠流驤皆驍銳有武幹
特少仕州郡見異當時身長八尺雄勇善騎射沈毅有
大度晉惠帝元康中氐齊萬年反關西擾亂天水略陽
扶風始平諸郡皆被兵寇氐頻年大饑百姓流移就穀
相與入漢川者數萬家特隨流民將入巴蜀道路有疾
病困厄者特兄弟常營護振救之既至劍閣箕踞太息
顧盼險阻曰劉禪有如此之地而面縛於人豈非庸才

耶同移者閻或

音郁

趙肅何巨李遠任回等咸歎異之初

流民既至漢中上書以郡土連年軍荒求寄食巴蜀朝

議不許遣侍御史李苾持節慰勞且監察之不令入劍

閣苾至漢中受流民貨賂反為表白流民十餘萬口非

漢中一郡所能振瞻東下荊州水湍迅險又無舟船蜀

有倉儲人復豐稔宜令就食朝廷從之由是開關放入

漢中布散梁州及三蜀界不可禁止永康元年冬十一

月詔徵益州刺史趙廞

音歆

為大長秋以成都內史中山

耿滕代廡為益州刺史折衝將軍因廡所服佩廡賈后之姻親也聞徵甚懼且以晉室衰弱而趙星黃占曰星黃者主陰懷異計蜀土四塞可以自安遂與犍為太守李苾汶山太守霍固西夷校尉陳總據成都叛潛有劉氏割據之志乃傾倉廩賑施流民以收衆心見特兄弟材武與已同郡黨類皆巴西人率多勇壯厚卹遇之以為爪牙特等憑恃廡勢聚衆專為劫盜蜀民患之滕數密奏流民剛剽一作剛慤蜀人懦弱客主不能相制必為亂

階宜遷還其本土不者與東三郡險地觀其情態漸不
可長恐秦雍之禍更移於梁益矣又言倉廩空虛無以
應敵萬一告急必貽聖朝西顧之憂廡聞而惡之時成
都治少城益州治太城廡猶在太城未去益州被詔書
已遣文武千餘人往迎滕滕以廡未出州故在郡廡募
庠黨羅安王利等劫滕大敗於廣漢宣化亭殺傳詔者
滕欲入州功曹陳恂諫曰今州郡並治兵構怨日深入
城必有大禍不如安住少城以觀其變乃檄諸縣合村

堡以備秦氏陳西夷行至且當待之不爾可退保犍為
西渡江源以防非常滕不從是月遂率衆入城登西門
廡遣親近代茂攻滕茂告之而去廡又遣兵逆擊與滕
戰於西門滕敗死郡吏皆竄走惟陳恂面縛詣廡請滕
喪廡義而許之廡又遣兵逆西夷校尉陳總總至江陽
聞廡有異志主簿蜀郡趙模曰今州郡不協必生大變
當速行赴之府是兵要助順討逆誰敢動者總更緣道
停留比至南安魚涪津已遇廡軍模白總散財募士以

拒戰若克州軍則州可得不克順流而退必無害也總
曰趙益州忿耿侯故殺之與吾無嫌何為如此模曰今
州起事必當殺君以立威雖不戰無益也言至垂涕總
不聽衆遂自潰總逃草中模著總服格戰歟兵殺模見
其非是更搜求得總殺之歟自稱大都督大將軍益州
牧署置僚屬改易守令以武陽令蜀郡杜淑別駕張粲
巴西張龜西夷司馬龔尼江源令犍為費遠等為左右
長史司馬參軍召臨邛令涪陵許弇為牙門將召諸王

官莫敢不往又以廣漢太守張微汶山太守楊邠成都
令費立為軍諮祭酒永寧元年春正月庠與兄弟流驤
帥妹婿李含天水任回上官惇

惇華陽國志作品

扶風李攀始

平費佗氏符成隗伯董勝等以四千騎歸廩廩以庠為
威寇將軍封陽泉亭侯委以心膂使招合六郡壯勇以
斷北道庠本東羌良將且驍勇得衆心素曉軍法不用
麾幟舉矛為行伍斬部下不用命者三人部陣肅然廩
惡其齊整欲殺之而未言長史杜淑司馬張粲說廩曰

傳云五大不在邊將軍起兵始爾而遽遣李庠握彊兵
於外愚竊惑焉且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倒戈授人竊以
為不可願將軍圖之歛斂容謝曰卿言正合吾意可謂
起予者商此天使卿等成吾事也會庠在門請見厥大
悅引見之庠欲觀厥意旨再拜進曰今中國大亂無復
綱紀晉室不可復興明公道格天地德被寰區湯武之
事實在今日宜應天時順人心拯百姓於塗炭使物情
知有所歸則天下可定非但庸蜀而已也厥怒曰此豈

人臣所宜言令淑等議之淑粲因白獻以庠大逆不道當棄市遂於會所斬庠及其兄子弘宗族三十餘人皆見殺時特與流皆將兵在外獻慮其為變遣人撫慰之曰庠非所宜言罪應至死兄弟罪不相及復以特流為督將安慰衆心併以庠喪還特其夜特流徹衆歸綿竹獻遣故陰平令張衡外遷費恕因就綏納皆為特所殺獻牙門許弇求為巴東監軍杜淑張粲固執不許弇怒於獻閣下手刃淑粲淑粲左右復殺弇三人皆獻之心

腹也。廡由是遂哀。又恐朝廷討已遣長史費遠蜀郡太守李苾督護常俊督萬餘人斷北道次綿竹之石亭。特密收兵得七千餘人。夜襲遠等。大敗。因放火燒之。死者什八九。遂進攻成都。廡聞兵至。驚懼不知所為。費遠李苾及軍諮祭酒張微一作微又音微夜斬關出奔。文武盡散。廡獨與妻子乘小船走至廣都。為其部下朱竺所殺。特入成都。縱兵大掠。殺西夷護軍姜發。長史袁洽。及廡所置守宰長吏。遣牙門王角李基詣洛陽。陳廡罪狀。先

是涼州刺史羅尚聞趙廞叛上表稱廞非雄才又蜀人不願為亂事終無成願往征之惠帝詔拜尚為平西將軍領護西夷校尉益州刺史督牙門王敦上庸都尉義歆蜀郡太守徐儉廣漢太守辛冉等率七千餘人入蜀特等聞尚來甚懼使弟驤於道奉迎并獻寶物尚悅以驤為騎督特流復以牛酒勞尚於綿竹王敦辛冉說尚曰特等流民專為盜賊急宜梟除可因會斬之不然後必為患尚不從冉先與特有舊因謂特曰故人相逢不

吉當凶矣特深自猜懼三月尚至成都初朝廷符下秦
雍州凡流民入漢川者皆令所在召還又遣御史馮該
張昌督之特兄輔素留略陽託言迎家既至蜀謂特曰
中國方亂不足復還特以為然遂有雄據巴蜀之意累
遣天水閭或詣羅尚求權停至秋又納賂於尚及該尚
該許之會朝廷論討趙廞功拜特宣威將軍封長洛
一作
樂鄉侯流奮威將軍封武陽鄉侯璽書下益州條列六
郡流民與特協同討廞者將加功賞廣漢太守辛冉以

非次見徵不願應召又欲以滅敵為己功乃寢朝命不以實上衆咸怨之尚又遣從事催督遣流民限七月上道特等固請求停至秋收時流民布在梁益為人傭力聞州郡偏遣人人愁怨不知所為且水潦方盛年穀未登無以為行資特復遣闔閭詣尚求停至冬辛冉及捷為太守李苾以為不可尚舉別駕蜀郡杜弢秀才或為弢說逼移利害弢亦欲寬流民一年尚用冉苾之謀不從弢乃致秀才板出還家冉性貪暴欲殺流民首領取

其資貨乃與苾白尚言流民前因趙廠之亂多所剽掠
宜因移徙設關以奪取之尚移檄令梓潼太守張演於
諸要施關搜索寶貨特兄弟數為流民請留流民皆感
而恃之多相率歸特特乃結大營於綿竹以處流民且遣
人詣辛冉求自寬冉大怒遣人分榜通衢購募特兄弟許
以重賞特見之大懼悉取以歸與弟驤改其購云能送
六郡酋豪李任閭趙楊上官及氐叟侯王一首者賞百
疋流民既不樂移咸往歸特騁馬屬韃同聲雲集旬月

之間衆至二萬流亦聚衆數千人特復遣閭或詣羅尚
求申期或既至見冉營柵衝要謀拏流民歎曰無寇而
城讐必保焉民心方危今而速之亂將作矣又知冉必
意不可回遂辭尚歸縣竹尚謂或曰子且以吾意告諸
流民今聽寬矣或曰明公惑於奸說恐無寬理弱而不
可輕者民也今促之不以理衆怒難犯恐為禍不淺尚
曰然吾不欺子子其行矣或至縣竹言於特曰尚雖云
然未可必信也何者尚威信一作刑不立冉等各擁強兵

一旦為變亦非尚所能制深宜為備特從之冬十月特分為二營特居北營流居東營繕甲厲兵戒嚴以待之冉苻相與謀曰羅侯貪而無斷日復一日令流民得展奸計李特兄弟並有雄才吾屬將為豎子虜矣宜為決計羅侯不足復問也乃遣廣漢都尉魯元牙門張顯劉並等潛帥步騎三萬襲特營羅尚聞之亦遣督護田佐助元特素知之元等至特安臥不動待其衆半入發伏擊之殺傷甚衆殺田佐魯元張顯傳首以示尚冉尚謂

將佐曰此虜成去矣而廣漢不用吾言以張賊勢今若
之何是時杜弢自湘中與監軍柳純書曰前諸人不能
寬李特一年又不以徐士稚為汶山太守而屯故如此
謂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斯言有似然必以不杜漸為恨
者流民初西當承詔書閉關不入其次易代趙廞選宜
內遣平西縣竹之會聽王敦之計少可以寧毫釐之差
正彼之謂也於是六郡流民推特為主特命六郡民部
曲督李含上邽令任臧始昌令閻或諫議大夫李攀陳

倉令李武陰平令李遠將兵都尉楊褒等上書請依梁
統奉竇融故事推特行鎮北大將軍承制封拜流及兄
輔弟驤皆號為將軍以相統鎮於是進兵攻辛冉於廣
漢冉衆出戰特屢敗之尚遣李苾及費遠率衆救冉畏

特不敢進冉智力俱困出奔德陽

晉書作
江陽

特入據廣漢

以李超為太守進兵攻尚於成都尚以書諭閭或或復
書曰辛冉傾巧曾元小豎李叔平非將佐之才或前為
節下及杜景文論流徙之宜人懷桑梓孰不願之但往

日初至隨穀傭賃一室五分復值秋潦乞須冬熟而信用讒搆終不見聽繩之太過窮鹿抵虎流民不肯延頸受刃以致為變即聽或言寬使治嚴不過去秋九月盡集十月進道今還鄉里何有如此也或又陳特兄弟立功王室以寧益土尚覽書知特等將有大志嬰城固守特乃自稱使持節大都督鎮北大將軍承制封拜一依竇融在河西故事兄輔為驃騎將軍弟驤為驍騎將軍弟流行鎮東大將軍號東督護長子始為武威將軍次

子蕩為鎮軍將軍少子雄為前將軍李含為西夷校尉
含長子國次子離任回李恭上官晶李攀費佗等為將
帥任臧上官惇楊褒楊珪王達麴歆等為爪牙李遠李
博夕斌嚴粲上官琦李濤王懷等為僚屬閭或為謀主
何巨趙肅為腹心時羅尚貪殘日甚為百姓患而特與
蜀民約法三章施捨賑貸禮賢拔滯軍政肅然蜀民大
悅為之謠曰李特猶可羅尚殺我平西將軍反更為禍
尚頻為特所敗乃阻長圍緣郾水作營壘自都安至犍

為連延七百里與特相持因求救於梁寧二州及南夷校尉李毅太安元年春正月羅尚遣牙門夏庠攻特於立石失利夏四月征西將軍太尉河間王司馬顥遣督護衙博討特博進次梓潼朝廷復以前廣漢太守張微為廣漢太守軍於德陽南夷校尉李毅亦遣叟兵五千助尚尚遣督護張龜督四十牙門軍於繁城博潛遣叅軍蒙紹誘特降尚遺博書曰昔年得李流賤降心款款由時威帖得還為寇聞特誠於下吏而流驤七八千人

來寇至日凶奸之態詭譎不測不可不重以待之也博
不從特使其子鎮軍將軍蕩等襲博而自將擊龜破之
蕩敗博軍於陽沔梓潼太守張演委倉庫走巴西郡丞
毛植五官襄珍舉郡降特蕩進攻博於葭萌博走其衆
盡降羣下推特為益州牧都督梁益二州諸軍事大都
督大將軍秋八月特攻破德陽殺郡守張微初特屢敗
微軍未克議欲釋微還涪諸將進曰微軍連戰士卒傷
滅知勇俱竭宜因其弊遂擒之若舍而寬之微養病收

亡餘衆更合圖之未易也特從之復進攻微微潰圍走遣將水陸追之遂害微生擒微子存以微喪還之特以別駕騫碩為德陽太守碩略地至巴郡之墊江初特之攻張微也使弟驍騎將軍驤與任回李攀李恭屯軍毗橋以備羅尚尚遣軍挑戰驤擊破之尚又遣數千人出戰驤又破陷之遂進攻成都大獲器械攻燒其門流進軍成都之北尚遣別將張興偽降於驤以觀虛實時驤軍不過二千人興夜歸白尚尚遣精勇萬人銜枚隨興

夜襲驤營李攀逆戰死之驤及將士奔於流柵併力迴
攻尚軍大破之尚軍擾亂失其器甲還者十二三先是
衙博之敗朝廷更用許雄為梁州刺史征西將軍雄數
遣軍攻特特陷破之備險不得進河間王司馬顥欲遣
監軍劉沈將兵西征以中國有事不果而南夷校尉李
穀所遣僂兵亦數挫敗特勢轉盛於是建寧大姓李叡
毛詵逐太守杜俊朱提大姓李猛逐太守雍約以兵應
特衆各數萬南夷校尉李穀討破之斬詵李猛奉牋降

殺而辭意不遜殺誘而殺之建初元年春正月朔特潛渡江擊破羅尚水上軍特從盜底渡黨徒從赤水渡入郫及水西南緣江守軍皆散走進寇成都蜀郡太守徐儉以少城降特入據之惟取馬以供軍餘無侵掠赦其境內改元建初特以李璜載記作璜為蜀郡太守撫慰其衆尚據太城自守流進屯江西之檢上尚懼遣使求和蜀民危懼並結村塢送款於特特遣使安撫之乃以軍中穀少遣六郡流民分口入城且於諸塢就食壯勇督領村塢流

言於特曰殿下神武已剋少城然諸塢新附人心未固
且山藪窮荒糧仗不多宜錄州郡大姓子弟以為質任
送付廣漢繫之二營收集猛銳嚴為防衛又與司馬上
官惇曰納降若待敵不可易也前將軍雄亦以為言特
大怒曰大事已定但當安民何為更逆加疑忌之心使
之離叛乎益州兵曹從事蜀郡任叡華陽國志作任
督丹府作任明說
尚曰特既凶逆侵暴百姓又分散人衆在諸村塢就食
驕怠無備殆天亡特之秋也晉書作是天
亡之時也宜密約諸塢

刻期同發內外擊之破之必矣尚從之使敵夜縋出城
宣告諸村塢期以二月十日同時討特手書隱語曰在
彼揚水敵先偽詣特降究觀虛實特問城中人情何如
敵曰糧儲已欲盡但餘貨帛耳因求出省家特與啟信
敵還報尚尚如期出軍討特諸塢亦許一時赴會二月
朝廷遣荊州刺史宋岱建平太守孫阜率水軍三萬救
尚岱以阜為前鋒進次德陽特遣蕩督蜀郡太守李璜
助德陽太守騫碩

一作任臧

拒阜阜等軍勢甚盛諸塢皆有

二心尚遣大衆掩襲特營諸塢皆應之連戰二日衆少
不敵特軍大敗收合餘衆引趣新繁尚軍引還特復追
之轉戰三十餘里尚出大軍逆戰至於官桑特軍敗績
斬特及李輔李遠皆焚其屍傳首洛陽特在位一年其
子雄僭稱成都王追謚景王及稱尊號追謚曰景皇帝
廟號始祖

十六國春秋卷七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十六國春秋卷七十七

蜀錄二

李流

李流字玄通特第四弟也少好學便弓馬東羌校尉何攀見而奇之稱流有賁育之勇舉為東羌督護及避地益州益州刺史趙廞甚器異之乃使庠收合部衆流亦招鄉里子弟得數千人及庠為廞所殺流從特安慰流

民破常俊於縣竹平趙獻於成都朝廷論功拜奮威將軍武陽鄉侯特初承制以流為鎮東將軍居東營號為東督護常統銳衆與益州刺史羅尚相持尚不能破特既見殺蜀人多叛流與特子蕩雄收集餘衆還於赤祖流自稱大都督大將軍益州牧保東營蕩雄保北營時荊州刺史宋岱率水軍三萬助尚次於墊江前鋒建平太守孫阜攻破德陽獲特所署太守任臧守將騫碩等退屯涪陵縣三月尚遣督護常深軍毗橋又遣牙門左

汜黃閭何沖三道攻之進次繁城縣竹守將詣降涪陵
民藥紳杜阿等亦起兵應尚流與其弟驤拒深使蕩雄
拒紳何沖乘虛攻北營氏符成隗伯石定在營中叛應
之攻蕩雄蕩母羅氏擐甲拒戰伯手刃羅傷其面

晉書
作目

羅氏壯氣益烈時成伯戰於內沖等攻其外自晨至日
中營垂欲破會驤破深柵深士衆星散蕩雄亦攻破紳
各引兵還與沖等戰大破之成伯率其黨突出詣尚流
等乘勝進抵成都尚復閉城自守蕩馳馬逐北為僂長

予所椿死朝廷復遣侍中燕國劉沈假節統益州刺史
羅尚梁州刺史許雄等軍討流行次長安河間王司馬
顥請留沈為軍師遣席遂代之流以特蕩繼死而岱阜
將至甚懼太守李含又勸流降流將從之驤與雄迭諫
不納夏五月流遣子世及含子胡為質於阜阜不許胡
兄離為梓潼太守聞父舅欲降自梓潼馳還欲諫不及
退與雄謀襲阜軍曰若功成事濟當為人主要三年一
更一作約與君雄曰與君計雖定老子不從一作令計

三年迭為主

可定二翁

從不將若之何離曰今當制之若不可制便行大事雖君

叔父勢不得已老父在君夫復何言雄大喜乃共誘說
六郡流民曰吾屬前已殘暴蜀民今一旦束手便為魚
肉惟有同心襲阜以取富貴耳衆皆從之雄遂與離襲
破阜軍死者甚衆會宋岱卒於墊江荊州軍退轉攻尚
流慙其短大奇雄才軍事悉以任雄雄進攻尚軍尚保
太城中六月雄從帛羊顏渡江攻殺汶山太守陳圖遂
取郫城秋七月朔雄入據郫城流盡移營屯之三蜀百

姓皆保險結塢或南入寧州或東下荊州城邑皆空野
無烟火流虜掠無所得士衆饑乏惟涪陵民千餘家在
江西依青城山處士范長生平西參軍涪陵徐興說尚
求為汶山太守欲邀結長生等與尚犄角討流尚不許
興怨之乃求使江西叛降於流流以興為安西將軍興
說長生使資給流軍糧長生從之流軍得以復振九月
流疾篤謂諸將曰驍騎高明仁愛識量多奇固足以濟
大事然前軍英武殆天所相可共受事於前軍以為成

都王也遂死時年五十六諸將共立雄為主雄僭稱尊號追謚流曰秦文王以其子龍嗣

李雄

李雄字仲雋特第三子也母羅氏夢雙虹自地升天一虹中斷既而生蕩後羅氏因汲水忽然如寐又夢大蛇繞身遂有孕十四月而生雄常言吾二兒若有先亡在者必大貴蕩竟前死雄身長八尺三寸容貌魁偉少時廣漢太守辛冉見而奇之曰此相當貴又有術士相之

曰此君將貴其相有四目如重雲鼻如飛龍口如方器耳如相望法為大貴位過三公不疑也雄少有烈氣每周旋鄉里識達之士皆器重之太康中有劉化者道術士也每謂鄉里曰闕隴之士皆當南移李氏子中惟仲雋天姿奇異有大貴之表終為人主也鄉里人多善之與叔父庠並以氣烈聞人爭歸之特起兵於蜀稱益州牧承制以雄鎮梓潼拜前將軍流亦素重雄有長者之德每云興吾家者必此人也勅諸子尊奉之及流死雄

自稱大都督大將軍益州牧都郾城乃募武都人朴泰鞭之見血使給羅尚曰李驤與雄以饑餓孤危日鬪爭相咎驤欲將民江西食穀若潛軍入郾城我為內應城可得也尚以為然大與金寶泰曰今事故未立效後取未晚也又求遣人自隨覘伺尚益信之悉出精兵使隗伯等將之從泰攻郾泰約舉火為應驤騎將軍驤於道設伏泰以長梯倚城而舉火隗伯兵見火起皆爭緣梯上泰又以繩汲上伯軍百餘人皆斬之驤因縱兵內外

逆擊大破之追奔逐北夜至城下詐稱萬歲曰已得郾城矣八少城尚乃覺之退保太城隗伯創甚雄生獲之伯女為梁雙妻時雙為雄用故赦不殺既而復叛驤別攻捷為斷尚運道獲郡守龔恢恢先為天水西縣令任回為吏回問曰識故吏否恢曰識汝耳郡吏星散惟功曹楊渙侍衛回謂渙曰卿義人也吾力恐不能救龔君不能免卿也宜早去渙曰背主求生何如守義而死遂并見殺雄以李溥為捷為太守初尚之在郾城也與雄

攻戰郛令犍為張昕欽明每摧破雄雄衆戰之而昕等
救助不能并心為雄所殺雄常言使羅尚將皆如張昕
輩吾族早無遺矣時牙門左汜亦有戰功尚不益其兵
穀汜甚恚恨以母喪歸尚累召不往尚怒曰微左汜當
不復滅賊乎遂殺之雄聞汜死大小相賀冬十二月雄
急攻尚尚糧運不繼軍士無食留牙門張羅固守尚委
城由牛鞞水夜遁比雄覺去已遠倉卒失節鉞羅從後
得之并獲資應乃開門納雄遂剋成都盡有其地雄軍

甚饑餒率衆就穀於鄆山掘野芋而食之蜀民流散東下江陽南陵七郡

建興元年春正月羅尚逃至江陽遣使表狀詔尚權統巴東巴郡涪陵以供軍賦尚遣別駕李興詣鎮南將軍劉弘求糧弘綱紀以運道阻遠且荊州自空乏欲以零陵米五千斛與尚弘曰天下一家彼此無異吾今給之則無西顧之憂矣遂以三萬斛給之尚賴以自存雄以西山范長生有名德為蜀民所重欲迎以為君而臣之

長生固辭雄乃深自挹損不敢稱制事無巨細皆決於李國李離兄弟國等有智謀凡事必諮而後行然國離事雄彌謹楊驤楊珪等諸將固請雄即尊位遂以晉永興元年冬十月僭稱成都王即位於南郊大赦境內殊死已下改元建興除晉法約法七章以叔父驤為太傅庶兄始為太保折衝將軍離為太尉從弟建威將軍雲為司徒翊軍將軍璜為司空材官將軍國為太宰閭或為尚書令楊褒為左僕射楊驤為右僕射楊發為侍中

楊珪為尚書楊洪為益州刺史徐興為鎮南將軍王達
為軍師其餘文武拜授各有差追尊曾祖虎巴郡桓王
祖慕隴西襄王父特成都景王母羅氏為王太后追謚
世父輔為齊烈王仲父庠為梁武王仲父流為秦文王
兄蕩為廣漢壯文公十一月羅尚移屯巴郡遣兵攻掠
蜀中斬雄從祖冉獲驤妻咎氏及子壽等十二月太尉
離寇漢中殺都戰帥趙汶轉寇梁州

晏平元年春三月范長生自西山詣成都雄門迎執板

延坐拜為丞相尊之曰范賢從弟置流子也以不陪列
殺之夏六月長生勸雄稱尊號雄於是以晉光熙元年
僭即皇帝位大赦境內殊死已下改元晏平國號大成

華陽國志作國號太武
晉載記作改年曰太武

追尊父特為景皇帝廟號始祖

母羅氏為皇太后秋七月遣太傅驤寇漢安冬十月加
范長生天地太師封西山侯復其部曲不豫軍征租稅
一入其家諸將恃恩互爭班位尚書令閻或上疏請考
漢晉故事立百官制度雄從之是年造刀五百口銘其

文曰騰馬隸書

晏平二年春二月關中

一作秦州

流民鄧定荀氏等二千餘

家饑饉流入漢中保於城固漸為抄盜梁州刺史張殷遣巴西太守張燕帥牙門武肇漢國郡丞宣定討之鄧定窘急偽乞降於燕併餽金銀於燕燕喜為之緩師定又密遣氏結雄夏五月雄遣太尉離太宰國司徒雲司空璜等帥衆二萬救之離等至先攻殷營營破次攻定又破之燕懼戰將百餘騎遁走離等大破州軍進次漢

中逼之漢中太守杜孟治

一作正冲
又作正叔

遣牙門蔡松規離

形勢松退告孟治曰州軍已破賊衆不可待也孟治懼
護軍欲城守謂孟治曰賊來雖衆客氣之常奈區區有
東南之偏必不分兵於外不過迎援定氏耳孟治曰不
然雄冒稱帝王縱橫天下以遣重衆必取漢中雖有牢
城不可與戰是待寇也乃開門退走護軍北還孟治入
大桑谷民數千家車數千輛一夜行纔數十里而梓潼
荆子以父與孟治有隙合宗族子弟追之及於谷口孟

治棄子走荆子追獲其子及吏民千餘家惟漢國功曹毋丘建荷擔杖曰吾雖不肖一國大夫國亡不能存終不屬賊也餓死谷中孟治走至魏興張殷亦棄官而遁時晉材官將軍梁州刺史張光方欲赴州不得止於魏興乃會諸郡守共謀進取張燕倡言曰漢中荒敗迫近大賊克復之事當俟英雄孟治曰張燕受賊金銀不時進討阻兵緩寇致喪漢中寔燕之罪也光於是發怒呵燕令出斬之以徇離等攻陷南鄭引兵而還盡徙漢中

民於蜀漢中民向方白落帥吏民還守南鄭雄復遣太尉離寇梁州

晏平三年冬十二月尚書令楊褒卒先是南土頻歲饑疫死者十萬餘計南夷校尉李毅曲加撫集雄攻之固守不降雄復誘建寧夷使為寇掠會毅病卒城陷殺壯士三千餘人送婦女千口於成都漢中流民逼李鳳寇掠東走荆沔時有白鳥赤足來翔雄以問范長生長生曰烏有反哺之義必有遠人懷惠而來者果關中流民相繼請降

晏平四年冬十月太尉離據梓潼其部將略陽羅羨

晉載

記作

天水張金苟荀琦等殺離及尚書令閻或以梓潼

歸羅尚尚遣平西叅軍向奮屯安漢之宜福折衝將軍
張羅屯平無以逼雄雄帥太傅驤司徒雲司空璜攻奮
不克雲璜力戰死之十二月琦等送離母子於尚尚斬
之分其室

晏平五年春正月太宰大將軍國鎮巴西帳下天水文
碩殺國以巴西降羅尚夏五月雄引歸成都初譙周有

子居巴西巴西太守馬脫殺之其子登詣鎮南將軍劉
弘請兵以復仇弘無兵與之乃表登為揚烈將軍梓潼
內史使自募巴蜀流民得二千人西上至巴郡從羅尚
求益兵不得遂進攻宕渠斬馬脫剖其肝而食之梓潼
降登登進據涪城雄自率衆攻之為登所敗張羅進據
犍為之合水巴蜀為之語曰譙登治涪城文碩在巴西
張羅守合水巴氏那得前冬十月羅尚卒太傅驤攻譙
登於涪城益州刺史皮素次巴東勅平西將軍張順楊

顯救登尚子宇及叅佐素疾登不給其糧素怒至涪欲治其罪執事懷懼十二月素至已郡宇使降人天水趙攀閭蘭等夜襲殺素建平都尉暴重殺宇及攀已郡大亂不果救登驤知登食盡援絕攻涪愈急登固守不下士卒皆熏鼠而食餓死甚衆無一人離叛者驤子壽先在登所登乃遣之歸三府官屬表已東監軍冠軍將軍南陽韓松為益州刺史治已東

玉衡元年春正月乙亥太傅驤攻拔涪城執登遂乘勝

遣太保始督部將李鳳等進攻巴西討文碩殺之巴西
梓潼復為雄有雄大悅大赦境內殊死已下改元玉衡
譙登至成都雄欲宥之登詞氣慷慨涕泣唏噓無復降
臣折情雄乃殺之囚其軍士畀奴虜而連陰雨百餘日
雄終以登為枉而所領無辜怨氣感天下赦出登軍士
湮沒者二月氏符成隗文作亂宜都西上巴東雄衆攻
棘道走捷為太守魏紀殺江陽太守姚襲三月氏隗文
等反於巴東秋八月己亥梁州太守王鑒粗暴郡民毛

深王騰及陰平都尉董沖逐出之遂以郡叛相率歸雄
是歲母羅氏卒雄姨弟任小受巴郡太守張羅募手办
雄頭雄幾死

玉衡二年春正月流民楊武大略漢中吏民來奔梁州
人張咸等起兵逐氏王楊茂搜茂搜去咸以其衆歸
雄於是南德漢嘉涪陵遠人相繼而至漢中之地皆
為雄有遂分漢嘉蜀二郡立沈黎漢原二郡下寬大之
令新附者悉假復除

玉衡三年春三月西夷校尉向沈卒涪陵多疫癘蜀郡
太守江夏鄭融宜都太守犍為楊芬西夷司馬巴郡常
歆都安令蜀郡常倉弘等共推汶山太守蘭繼為西夷
校尉時中原喪亂江東有事救援無所顧望融等率吏
民北出枳欲下巴東雄遣李恭費黑邀擊獲之扶風鄧
芝等各率流民前後數千家來歸

玉衡四年春正月雄以鳳為征北將軍梁州刺史任回
為鎮南將軍南夷校尉寧州刺史恭為征東將軍南蠻

校尉荊州刺史雄虛己好賢隨才授任皆得其用益州

遂定太傅驤養民於內鳳等招懷於外刑政寬和一作簡

獄無滯囚興學校置史官其賦民男丁歲穀三斛女丁

半之疾病又半之戶調絹不過數丈綿數兩事少役稀

民多富實時天下大亂而蜀獨無事年穀屢熟乃至閭

閭不閉路不拾遺天水陳安舉隴右來降武都氐王楊

茂搜奉貢稱臣杜弢自湘州遣使求援涼州刺史張駿

遣使交好晉平夷太守朱提雷炤殺南廣太守孟桓帥

二郡三千餘家叛降漢嘉夷王冲遣子為質頃之與建
寧爨亮偕來歸附巴郡嘗告急云有晉兵雄曰吾嘗憂
石勒跋扈琅邪微弱恐為侵逼以為耿耿不圖今日乃
能舉兵使人欣然雄意在招懷遠方國用不足諸將每
進金銀得官者朝無威儀爵位濫濫吏無祿秩取給於
民軍無部伍號令不肅初僕射楊褒每切諫之雄不能
改

玉衡五年春正月立妻任氏為皇后

玉衡六年雄復於陽關更置墊江縣亦屬巴郡

玉衡七年

玉衡八年夏四月范長生卒以其子侍中賁為丞相冬十二月雄梁州刺史鳳在北屢立戰功雄兄蕩子稚在晉壽害其功大鳳以巴西叛太傅驤討之久住梓潼不敢進兵雄自至涪城督驤討鳳斬之以壽為前將軍都督巴西諸軍梁州刺史鎮巴西

玉衡九年冬十月雄使征東大將軍恭及將軍羅演寇

巴東

王衡十年春晉江陽太守廬州侯馥招降夷獠修繕舟
艦為進取之計預白寧州刺史王遜請軍移牂牁太守
謝恕俱出涪陵不能自前征東大將軍恭帥衆攻馥衆
寡不敵為恭所破獲生虜馥送雄雄下廷尉責之馥曰
事君有死無二其次破家與國今縱不死又無益國灰
沒其分守心而已無他顧望雄必欲臣之使馥同郡人
張迎曉諭之馥怒罵迎曰吾等國亡不能存大難不能

死低眉海內何面目相見也且王寧州治亂才也以吾
有桑梓之恥故遠上尚書遣吾討賊受命之日實忘寢
食但裁船未辦請軍未至牽揣不及為他所先當滅身
隕碎以謝不及冀上不負日月下不愧王侯吾豈苟生
如卿兒女之人乎迎還白雄雄義而赦之時雄衆寇所
獲捷為太守建寧魏紀漢國太守梓潼文琰巴郡太守
巴西黃龕永昌謝俊牂牁文猛皆區區稽顙無如馥者
數年卒

王衡十一年氏王楊難敵及弟堅頭爲劉曜所破奔葭萌遣子入質

王衡十二年春二月隴西賊帥陳安復來歸附夏五月雄將張龍寇巴東建平太守柳純擊走之

王衡十三年春正月時晉太寧元年也雄遣太傅驤與鎮南將軍任回寇臺登將軍司馬玟死之又分兵寇朱提越雋二郡越雋太守西夷校尉李釗漢嘉太守王載皆以郡叛降於驤夏五月驤等進軍由小會攻南夷校

尉寧州刺史王遜遜使將軍姚嶽

一作崇下同

爨琛等悉衆

拒之戰於塘螂

一作狼堂

驤軍不利又遇霖雨引還嶽追至

瀘水士衆爭濟溺水死者千有餘人嶽以道遠不敢渡水而還遜以嶽不窮追也大怒囚羣帥執嶽鞭之恚忿益甚髮上衝冠冠為之裂夜中而卒秋七月初氏王楊難敵奔葭萌趙主劉曜遣鎮西將軍劉厚追擊之難敵送任請降於雄雄安北將軍稚蕩之第二子也時守葭萌受其賂賄不送難敵於成都及趙兵退稚即遣還武

都難敵遂據險不服稚自悔失計連白雄請討雄許之
羣臣多諫雄不從遣稚兄侍中中領軍瑤統稚攻難敵
由白水道遣征東將軍壽與稚弟珩由陰平入二道討
難敵難敵等先拒壽珩壽珩不得進而瑤稚長驅至下
辨大為難敵所破瑤稚皆死死者數千人雄深自悔責
以謝百姓

玉衡十四年春正月雄后任氏無子將立蕩子班為太
子雄有妾子十餘人羣臣咸欲立雄所生雄曰起兵之

初舉手扞頭本不希帝王之業值天下喪亂晉氏播蕩
羣情義舉志濟塗炭而諸君遂見推逼處王公之上本
之基業功由先帝吾兄適統丕祚所歸恢懿明獻殆天
所命大事垂成薨於戎陣朕常悼之且班姿性仁孝好
學夙成必能負荷大任孫仲謀割有江東伯符兆基子
止侯爵國志恥之宣公舍子立弟君子以為知人吾欲彌
縫國志之恥以繼宣公之美太傅驤與司徒王達諫曰
先王樹冢適者所以明定分而防篡逆誠不可不慎也

吳子舍其子而立其弟所以有專諸之禍宋襄不立與夷而立穆公卒有宋督之變猶子之言豈若子也深願陛下思之雄不從竟立班為太子使任后母之驥退而流涕曰亂自此始矣冬十二月張駿遣叅軍傅穎治中張淳修好於雄乃遺雄書勸去尊號稱藩於晉雄引見復書曰吾過為士大夫所推然本無心於帝王也貴州將令行河沙常所希冀進思為晉室元功之臣退思共為守藩之將掃除氛埃以康帝宇而晉室凌遲德聲不

振引領東望有年月矣會獲來貺情在閭室有何已已
知欲遠遵楚漢尊崇義帝春秋之義於斯莫大穎等還
涼復命駿重其言使聘相繼建寧爨亮益州太守李瑒
梁州太守董瑾以興古叛降於雄

玉衡十五年

玉衡十六年秋九月雄將張龍寇涪陵執太守趙俊

晉帝

紀作
謝俊

玉衡十七年春正月越雋斯叟反寧州秀才龐遺起義

兵應之攻圍鎮南將軍任回及太守李謙等雄遣征南將軍羅恒費黑救之寧州刺史尹奉遣裨將姚嶽朱提太守楊術援遺戰於臺登嶽等敗績術力戰死夏四月斯叟破秋九月謙移郡民於蜀冬十月雄將張龍復寇涪陵涪陵太守巴西趙弼為龍所擒

玉衡十八年

玉衡十九年春雄以中原喪亂頻遣使朝貢欲與穆帝分天下先是張駿領秦梁遣傅穎來假道通表京師雄

弗許至是年又遣治中從事張淳奉貢稱藩託以假道
雄大悅謂淳曰貴主英名蓋世土險兵強何不稱帝自
娛一方淳曰寡君以乃祖乃父世濟忠良未能雪天下
之深恥解蒼生之倒懸日昃忘食枕戈待旦以琅邪中
興江東故萬里翼戴將成桓文之事何自娛之有邪雄
有慙色曰我乃祖乃父本亦晉臣遭天下大亂與六郡
流民避難此地為衆所推遂有今日琅邪若能中興大
晉於中夏者亦當率衆附之耳乃厚禮而遣之淳遂通

表京師

王衡二十年秋太傅驤死追贈相國謚曰漢獻王其子
壽以喪還雄拜珎征北將軍梁州牧代壽又以太子班
行撫軍將軍修晉壽軍屯尋拜壽為都督中外諸軍事
大將軍領中護軍西夷校尉錄尚書總統如驤故事冬
十月壽督征南將軍費黑征東將軍任邵攻陷巴郡太
守楊謙退保建平壽別遣費黑寇建平建平監軍毋丘

輿退屯宜陽

一作
宜都

玉衡二十一年春正月壽引還遣任邵屯巴東雄以子越為車騎將軍屯廣漢秋七月壽攻陰平武都氐王楊難敵降之冬十月城涪縣

玉衡二十二年秋七月丙寅雄遣大將軍壽寇寧州以征東將軍費黑為司馬與任攀等為前鋒由廣漢入又遣鎮南將軍任回子調由越騫征木落以分寧州之援冬十月壽黑至朱提朱提太守犍為董炳嬰城自守寧州刺史尹奉遣建寧太守霍彪大姓爨琛等引兵助之

時壽已圍城欲逆拒彪黑曰料城中食少彪等雖至齎糧不多宜縱彪入城共消其穀猶嫌其少何為拒之壽以為然引兵而退彪等入城攻久不下壽欲急攻之黑曰南中險阻反亂難服當以日月制之待其智勇俱困然後取之溷牢之物何足汲汲也壽不從攻之果不克乃悉以軍事委黑自引而還

玉衡二十三年春正月雄復遣大將軍壽等攻朱提朱提太守董炳及建寧太守霍彪皆詣軍門降威振南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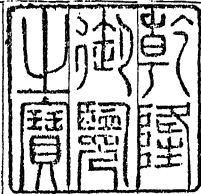
一作

十三
三月寧州刺史尹奉舉州來降遷奉於蜀遂有南

郡
中之地雄於是大赦境內殊死已下以壽領寧州刺史
復置南廣郡以興古太守朱提李播為太守秋七月建
寧牂牁二郡謀叛壽復擊取之使班討平寧州夷以班
為撫軍將軍

玉衡二十四年春正月雄分寧州置交州以霍彪為寧
州刺史爨琛為交州刺史封壽為建寧王三月壽還夏
五月雄寢疾生瘍於頭召大將軍建寧王壽受遺詔輔

政六月丁卯雄卒時晉成帝咸和八年也雄年六十一
在位三十年偽謚武帝廟號太宗冬十二月丙寅葬安
都陵太子班嗣



十六國春秋卷七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十六國春秋卷七十八至八十四

詳校官編修臣范來宗

侍讀臣孫球覆勘

覆校官修撰臣陳初哲

校對官中書臣潘庭筠

謄錄監生臣周元瓘

欽定四庫全書

十六國春秋卷七十八

蜀錄三

李班

李班字世文蕩第四子也少而聰慧見養於雄初署平南將軍年十六立為太子謙虛博納敬愛儒賢自何點李釗班皆師事之又引名士王嘏及隴西董融天水文襲等以為賓友每觀書傳謂融等曰吾每觀周景王太

子晉魏太子丕吳太子登文章識鑒超然卓絕未嘗不
有慙色何古賢之高朗後人之莫逮也為性汎愛動修
軌度失在輕躁雅好田獵時諸李子弟皆尚奢靡而班
常戒厲之每朝有大議雄輒令豫之班以古者墾田均
平貧富獲所今貴者廣占荒田貧者種殖無地富者以
己所餘而賣之此豈王者大均之義乎雄深納之雄少
數攻戰多被傷痍至是寢疾舊痕皆膿潰雄子越等皆
惡而遠之獨班晝夜侍側不脫衣冠親為吮膿殊無難

色每嘗藥流涕其誠孝如此雄死遂嗣偽位以建寧王
壽錄尚書事輔政政事皆委於壽及司徒何點尚書令
王瓌等班居中行喪禮一無所預秋九月雄子車騎將
軍越鎮江陽奔喪至成都以班非雄所生意甚不平與
弟安東將軍期密謀作亂班弟珣勸班遣越還江陽以
期為梁州刺史鎮葭萌班以未葬不忍即遣推誠居厚
無所疑間一云心無纖介遣珣出屯於涪時有白氣二道帶天
太史令韓豹奏曰宮中有陰謀兵氣戒在親戚深宜慎

之班不悟冬十月癸亥越期因班夜哭弑之於殯宮并殺班仲兄領軍將軍都矯太后任氏令罪狀班而廢之時年四十七在位一年衆欲立越越奉期而立之期既即位謚班曰戾太子及壽立追謚曰哀皇帝子幽顯為期所殺

李期

李期字世運雄第四子也其母冉氏賤雄妻任氏養以為子少聰慧攻學問容貌都雅弱冠能屬文輕財好施

虛心接引又多才藝蚤有名譽初為建威將軍雄令諸子及宗室子弟各以恩信募合部衆多者纔得數百人而期獨得千餘人遷安東將軍凡所表薦多納用之故長吏列署頗出其門越既殺班乃讓位於期遂以十月甲子僭即皇帝位進壽梁州刺史大都督東羌校尉中護軍徙封漢王以兄越為相國封建寧王加大司馬大將軍與壽並錄尚書事以仲兄霸為鎮南中領軍弟保為鎮西北夷校尉汶山太守從兄始為征東代越鎮江

陽皆進大將軍丙寅葬雄於安都陵征東始欲與壽共
攻期壽不敢發始怒反譖壽於期請殺之期欲藉壽討
珣故不許乃遣壽將兵向涪壽先遣使告珣說以去就
利害開其去路珣遂棄城與其將焦會羅凱等並奔降
晉期即拜壽為梁州刺史屯涪城

玉恒元年春正月立妻閭氏為皇后大赦境內殊死已
下改元玉恒以衛將軍尹奉為右丞相驃騎將軍尚書
令王瓌為司徒司隸校尉景騫為尚書令征南將軍費

黑為司隸班舅羅演為僕射秋九月班舅羅演與漢王相天水上官澹等謀殺期立班子幽事覺期殺演澹及班母羅氏瑤子礧稚妻咎氏期自以謀大事既果輕諸舊臣外則信任尚書令景騫尚書姚華田褒內則信任中常侍許涪等慶賞刑威希復闕之卿相皆決于數人而已褒無他才藝雄時常勸立期故寵待甚厚由是紀綱法度蕩然隳然雄業衰矣

玉恒二年冬十月期以從子尚書僕射武陵公戴有雋

才忌之誣以謀反下獄賜死十一月晉遣建威將軍司馬勲安集漢中期遣漢王壽攻之城陷遂置守宰戍南鄭而還雄子鎮南大將軍霸鎮北大將軍保不病而死皆云期鵠殺之於是大臣危懼人不自安而期志益廣忽慢公卿政刑失措是年天雨大魚於宮中其色黃又宮中豕犬交木冬華連年災大雨血地震生毛鷓鴣集於城下

玉恒三年春三月大風拔樹發屋期驕虐日甚多所誅

殺籍沒資財婦女以充後宮內外恟恟道路以目諫者
獲罪人懷苟免漢王壽素貴重有威名期及建寧王越
等皆忌之壽懼不免每當入朝嘗詐為邊書辭以緊急
密問龔壯謀以自安遂與長史略陽羅恒巴西解思明
謀攻成都期頗聞之數遣中常侍許涪至壽所伺其動
靜又鳩殺壽養弟安北將軍攸於是與越及景騫田褒
姚華潛謀襲壽欲因燒市橋而發兵壽聞大懼且疑許
涪往來之數也乃率步騎一萬餘人自涪向成都表稱

騫等亂政興晉陽之甲以除君側之惡以李奕為先登越等請散財募士格戰期謂壽不自將不許及壽到成都期不虞其卒至既不設備壽世子勢為翊門校尉開門納之遂剋成都屯兵宮門期遣侍中勞壽壽奏相國建寧王越尚書令河南公景騫尚書田褒姚華中常侍許涪征西將軍李遐及將軍李西等皆懷奸亂政謀傾社稷大逆不道罪合夷滅期從之於是殺騫越等縱兵大掠三日乃定夏四月壽矯太后任氏令廢期為邛都

縣公幽之別宮期嘆曰天下主乃當為小縣公不如死也自縊而死五月誅始等兄弟十餘人期年二十五在位三年謚曰幽公及塋賜鸞輅九旒餘如王禮徙其妻子於越雋又使人就越雋殺之

李壽

李壽字武考特季弟驤之少子也有局幹愛尚禮容敏而好學雅量豁然志度少異於諸子雄甚奇其才以為足荷重任拜前將軍督巴西諸軍事遷征東將軍時年

十九聘處士譙秀以為賓客盡其謹言在巴西威惠並著驤死遷大將軍大都督侍中錄尚書總統封扶風公尋以大將軍征寧州攻圍百餘日悉平諸郡雄大悅進封建寧王以南中十三郡為建寧國既而雄疾病侍奉左右及死受遺輔政期之殺班也征東大將軍始初欲奉壽共圖討期壽不敢發始怒說期殺壽期憚珩在北欲藉壽討珩故不許改封壽為漢王食梁州五郡領梁州刺史代珩治涪城壽威名遠振深為李越景騫等所

憚每深憂之既屯涪城歲終當入朝覲常自危懼

一作危嫌

輒造漢中守將張才急書告邊疆寇警不時充斥不可
曠鎮故得不朝咸康三年冬北入漢中破走司馬勲壽
見期越兄弟十餘人年方壯大并有強兵懼不自全乃
數聘命巴西龔壯壯往見壽是時岷山崩江水竭壽緣
劉向之言而惡之每問壯以自安之術壯以特殺其父
及叔欲假手報仇未有其由因說立事何如舍小從大
以危易安開國裂土長為諸侯名高桓文勲流百代矣

壽從之陰與長史羅恒解思明共謀據成都稱藩歸順
會養弟攸從成都病還死道中乃佯言越藥殺之又詐
造妹夫任調書言期越當廢壽以惑羣下羣下信之乃
誓文武許賞以城中資財得數千人南襲成都剋之獲
期越誅宗族十餘人縱兵士虜掠民家至乃姦淫雄女
及李氏諸婦多所殘害數日乃定

漢興元年夏羅恒與解思明李奕王利等勸壽稱鎮西
將軍益州牧成都王以龔壯為長史告下又勸令送印

都公於建康任調與司馬蔡興侍中李艷及張烈等勸
壽稱帝壽亦生心乃命筮之占者曰可數年天子調喜
曰一日尚足況數年乎思明曰數年天子孰與百世諸
侯壽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任侯之言策之上也遂以晉
咸康四年背思明所陳之計僭即皇帝位於南郊大赦
境內殊死已下改元漢興國號曰漢以董皎為相國羅
恒馬當為股肱李奕任調李閔為爪牙解思明為謀主
以安車束帛聘龔壯為太師壯誓不仕壽所贈遺一無

所受特聽縞巾素帶居師友之位拔擢幽滯處之顯列
改立宗廟追尊父驤為獻皇帝母咎氏為皇太后立妻
閻氏為皇后世子勢為太子更以驤為始祖特雄舊廟
為大成廟下書言與期越別族分寧州興古永昌雲南
朱提越雋河陽六郡為漢州又分漢德縣以為梓潼郡
割巴郡之宕渠宣漢漢昌三縣置宕渠郡尋省以縣並
屬巴西郡凡諸制度多有改易遂以董皎為丞相羅恒
為尚書令解思明為廣漢太守任調為鎮北將軍梁州

刺史東夷校尉李奕為鎮西將軍西夷校尉更代諸郡
及卿佐皆用宿人及已叅佐省交州以從子權為鎮南
將軍寧州刺史於是成都諸李子弟無復秉兵馬形勢
者雄時舊臣近親及六郡士民皆見踈斥秋七月奕從
兄廣漢太守乾與大臣通謀欲廢壽壽懼使子廣與大
臣盟於前殿徙乾為漢嘉太守以李閔為征東將軍荆
州刺史移鎮巴郡閔恭之子也八月蜀中久雨禾稼損傷百
姓饑疫壽命群臣極言得失草莽臣龔壯上封事曰臣

聞有陰德者必有陽報故于公理獄高門待封伏惟獻
皇帝寬仁厚惠宥罪甚衆靈德洪洽誕鍾陛下陛下天
性忠篤愛遺建節志齊周霍誠貫神明而志緒違理顛
覆顧命管蔡既興讒詖滋蔓大義滅親撥亂反正上指
星辰昭告天地歆血盟衆舉國稱藩天應人悅白魚登
舟霆震助威烈風順義神人誠允日月光明而論者未
諭權宜稱制今淫雨汜濫垂向百日禾稼損傷加之饑
疫百姓愁望天其或者將以監示陛下故也又前日之

舉止以救禍陛下之心本無大圖今久不變天下之人誰復分明知陛下本心者哉且玄宮之讖難知而盟誓顧違一旦疆邊有急內外騷動不可不深思長久之策永為子孫之計也愚謂宜遵前盟誓結援吳會以親天子彼必不愛高爵重位以報大功雖降階一等永為靈德宗廟相承福祉無窮君臣銘勲于上生民寧息于下通天下之高理弘信慎之美義垂拱南面歌詩興禮上與彭韋爭美下與齊晉抗衡不亦休哉論者或言二州

附晉則榮六郡人事之不便昔公孫述在蜀羈客用事
劉備在蜀楚士多貴及漢征蜀殘民大半吳鄧西伐舉
國屠滅誰復別楚蜀者乎論者或不達安固之基惜其
名位在昔諸侯自有卿相司徒司空宋魯皆然及漢藩
王亦有丞相今義歸彼但當崇重豈當減削昔劉氏郡
守令長方仕州郡國亡主易故也今日義舉主榮臣賴
寧可同日而論乎論者又謂臣當為法正臣蒙陛下大
恩覆臣如天養臣如地恐臣所安至於榮祿無論漢晉

臣皆不處臣復何為當侔法正乎論者或言晉家必責
質任及徵兵伐胡何以應之案晉不煩尺兵一國來附
威卷四海廣地萬里何任之責胡之在北亦此之憂今
平居有東北之虞縱令徵兵但援漢川猶差二門耳臣
附託深重忘疾病之穢實感殊遇冀以微言少補明時
嘗懼殞歿不寫愚心辜負恩顧謹進慙慙伏願罪戮封
上壽覽之不悅然拘前言秘而不宣九月僕射任顏謀
反伏誅顏任太后之弟也因盡殺雄諸子納等

漢興二年春二月晉以南蠻校尉南郡太守庾翼鎮江陵遣武昌太守陳囂為輔國將軍梁州刺史趣子午又遣參軍李松伐巴郡至江陽夏四月執壽征東將軍荊州刺史閔巴郡太守黃植初壽許自牛鞞以東土斷與閔執政者以為不可乃止復不益兵故閔覆沒閔弟艷以是怨故與朝右有隙是時壽疾病羅恒解思明等復議奉晉計尋而巴郡破壽以為附晉晉當以兵威故不能自斷遂輟計五月拜奕鎮東將軍代閔守巴郡六月

晉廣州刺史鄧嶽將兵擊寧州建寧太守孟彥率州人
縛寧州刺史霍彪舉建寧降晉壽遣右將軍李位都討
之秋七月癸卯大風暴雨震其端門壽深自悔責命羣
臣極盡忠言勿拘忌諱

漢興三年春三月丁卯右將軍李位都攻拔丹川晉守
將孟彥劉齊李秋等皆死之先是趙王石虎遺壽書欲
與之連橫入寇約中分江南壽大悅遣散騎常侍王嘏
中常侍王廣使于趙龔壯切諫不聽至是下書曰吳會

遺燼久逋天誅今將大興百萬躬行天罰乃大修船艦
嚴兵繕甲吏卒皆備糗糧秋九月以尚書令馬當為六
軍大都督假節鉞營東場大閱軍士七萬餘人舟師泝
江而上過成都鼓譟盈江壽登城觀之有吞噬江南之
志羣臣咸諫曰我國小衆寡且吳會險遠圖之未易解
思明又切諫懇至壽不從於是命羣臣議其利害龔壯
復上疏切諫以為不如通晉羣臣皆以壯之言為然叩
頭泣諫壽乃止士衆咸稱萬歲冬十二月遣鎮東大將

軍李奕攻牂牁太守謝恕恕保城拒守積日不拔會奕糧盡引還轉寇巴東守將勞揚戰敗死之壽將閔至自成都初閔為晉所獲逃奔於趙壽致書於石虎以請之署曰趙王石君虎不悅付中外議中書監王波議以為不若為書遺之并致楛矢石弩於壽遂遣閔還閔至壽乃下書曰羯使來庭貢其楛矢

漢興四年春正月壽以太子勢領大將軍錄尚書事壽承雄寬惠儉約得蜀人心又新行篡奪因循雄政未逞

其志欲會李閔與王嘏等從鄴還盛稱石虎威彊宮觀壯麗鄴中殷實且言趙王虎虐用刑法王遜亦以殺罰御下並能控制邦域城鎮心欣慕之民有小過輒殺以立威名又以郊甸未實都邑空虛工匠器械事用未足乃徙傍郡戶三丁已上者以實成都興尚方御府發州郡工巧以充之廣修宮室引水入城務於奢侈又廣太學起讌殿百姓疲於使役吁嗟滿道思亂者十室而九矣尚書左僕射蔡興切諫壽以為誹謗殺之右僕射李

疑數以直言忤旨壽積忿非一託以他罪下獄誅之秋

七月遣尚書廣漢李擴

一作據

為御史入南中擴祖毅晉

故寧州刺史以向與南人有舊故遣之擴從兄演自越
舊上書勸壽歸正返本釋帝稱王壽怒殺之以威龔壯
解思明等

漢興五年冬十月壽下書令州郡各舉明經者封好學
侯

漢興六年夏四月壽寢疾五月疾篤常見李期蔡興為

崇秋八月辛亥卒是歲晉康帝建元元年也時年四十
四在位六年謚曰昭文廟號中宗塋安昌陵壽初為王
好學愛士庶幾善道每覽良將賢相建功立事者未嘗
不反覆嘆咏故能征伐四剋拓地千里雄既垂心於上
壽亦竭誠於下號為賢相及即偽位多所更易常慕漢
武魏明之為人恥聞父兄時事上書者不得言先世政
教自以為勝之也

李勢

李勢字子仁壽之長子也初壽妻閭氏無子驤殺李鳳
為壽納鳳女生勢期愛勢姿貌拜翊軍將軍漢王世子
前作翊
門校尉勢身長七尺九寸腰帶十四圍善于俯仰時人
異之壽死僭即帝位

太和元年春正月大赦境內改元太和尊嫡母閭氏為
皇太后母李氏為太后妻李氏為皇后拜弟廣為大將
軍大都督錄尚書事封漢王其餘子弟及文武進位各
有差夏四月太史令韓皓上言熒惑守心乃宗廟禮廢

之譴勢命羣臣議之相國董皎侍中王嘏等以為景武
創業獻文承基至親不遠無宜疏絕乃更令祭祀始祖
特太宗雄同號曰漢王是月晉遣征西將軍領南蠻校
尉庾翼率益州刺史周撫西陽太守曹據來伐破別將
李桓於江陽乃為檄示勢曰告巴蜀士民夫昏明代運
否終則泰賢哲覩機以知變不肖滅亡以取禍昔皇運
中消乾綱暫弛曜勒窮克肆暴神州李劉啟逆竊逼岷
川翼以不才任符分陝未能仰宣皇化招攜以禮而使

三邦之民制於犬羊之羣元元之命懸於豺狼之口所以假寐永歎疾如疾首者也凡百黎民秋毫不犯檄到勉思良圖自求多福無使蘭艾同焚永作鑒誠信誓之明有如皎日

太和二年秋八月漢王廣以勢無子求為太弟勢不許馬當解思明諫曰陛下兄弟不多若復有所廢將益孤危固請許之未幾疑馬當等與廣有謀命相國董皎收馬當解思明斬之夷其三族遣太保李奕襲廣於涪城

貶為臨邛侯廣尋自殺思明有計謀彊於諫諍被收歎
曰國之不亡以我數人在也今其殆矣言笑自若而死
馬當素得民心及其死士卒無不哀之自此之後無復
紀綱及諫諍者冬十二月勢將爨頤奔附于晉

嘉寧元年秋九月巴東太守楊謙擊勢將申陽走之獲
別將樂高冬十月天大雨血於江南數畝許鎮東大將
軍太保奕自晉壽舉兵反寇陷巴東蜀人多有從者衆
至數萬勢登城拒戰奕單騎突門門者射而殺之衆乃

潰散勢既誅奕大赦境內改元嘉寧蜀土先是無獠至此始從山出自巴西至犍為梓潼布滿山谷十餘萬落不可禁制大為民患勢既驕奢貪吝性愛財色常殺人而取其妻又納奕女為后耽於淫樂不恤國事夷獠叛亂軍守離缺境土減削加之饑饉宇內蕭條更多忌害誅戮大臣刑獄酷濫人懷危懼斥外父祖舊臣親信近習左右因行威福修飾屋宇羣下諛諂一無所納又常居內罕見公卿史臣屢陳災譴乃加董啟為太師以名

位優之實欲與分灾青

嘉寧二年春正月乙卯晉遣安西將軍荊州刺史桓溫
帥征虜將軍益州刺史周撫輔國將軍南郡太守譙王
司馬無忌建武將軍江夏相袁喬等來伐先是溫謀伐
蜀衆咸以為不可袁喬勸之曰夫經略大事固非常情
所及智者了於心胸然後舉無遺策耳

紀事本末作不
必待衆言皆合

也今為天下之難者胡蜀二寇而已蜀雖險固方胡為
弱將欲除之先從易者今遡流萬里經略天險彼或有

備必不可剋然蜀人自以斗絕一方恃其完固不修攻
戰之具若以精卒一萬輕車速進比彼聞之我已入其
險要李勢君臣不過自力一戰擒之必矣論者恐大軍
既西胡必覬覦此又似是而非何者胡聞萬里征伐以
為內有重備必不敢動縱復越逸江渚諸軍足以守境
此無憂矣且蜀土富貴號稱天府昔諸葛武侯欲以抗
衡中國今誠不能為害然勢據上流易為寇盜若襲而
取之有其人衆此國之大利也溫從之使喬以江夏相

領水軍二千人為前鋒自將大衆為之後繼軍次青衣
勢大發軍拒守遣叔父右衛將軍福與從兄鎮南將軍
權前將軍咎堅等帥數千人自山陽趨合水拒溫謂溫
從步道而上諸將皆欲設伏江南以待晉師咎堅不從
率諸軍自江北駕鵞碕渡向捷為三月溫至彭模去勢
已近議欲分為兩軍異道俱進以分蜀兵之勢表喬曰
今懸軍深入萬里之外置之死地士無返顧之心勝則
大功可立不勝則隳類無遺當併力合衆以取一戰之

捷若分軍為兩則衆心不一萬一偏敗大事去矣不如
全軍而進棄去釜甌齎三日糧以示無還心勝可必也
溫從之留叅軍孫盛周楚將羸兵守輜重溫自將步卒
直抵成都右衛將軍福等進攻彭模孫盛奮擊走之溫
進遇權三戰三捷勢兵敗散自間道歸成都鎮東將軍
位都迎詣溫降咎堅至犍為知與溫異道自沙頭津濟
比至溫已軍於成都之十里陌堅衆自潰勢悉衆出戰
於成都之笮橋

文選註
作柞字

溫前鋒不利叅軍龔護戰死矢

及溫馬首衆懼欲退而鼓吏誤鳴進鼓袁喬拔劍督士
卒力戰遂大破之溫乘勝長驅至于城下縱火燒其城
門勢衆大懼無復鬪志中書監王嘏散騎常侍常璩等
勸勢出降勢以問侍中馮孚孚言昔吳漢征蜀盡誅公
孫氏今晉下書不赦諸李雖降恐無全理勢乃夜開東
門與咎堅走九十里至晉壽葭萌城丁亥勢使散騎侍
郎王幼送降文於溫曰偽嘉寧二年三月十七日略陽
李勢叩頭死罪伏惟大將軍節下先人播流恃險因釁

竊有汶蜀勢以閹弱復統未儲偷安荏苒未能改圖猥
煩朱軒踐冒險阻將士狂愚干犯天威仰慙俯愧精魂
飛散甘受斧鑕以釁軍鼓伏惟大晉天網恢弘澤及四
海恩過陽日逼迫倉卒自投草野即日在白水城謹遣
私署散騎常侍王幼奉牋以聞并勅州郡投戈釋仗窮
池之魚待命漏刻勢尋輿櫬面縛軍門溫解其縛焚其
櫬遷勢及叔父福等十餘人於建康封為歸義侯晉升
平五年卒宕渠即古寶國今有寶城秦始皇時有長人

長五丈見於宕渠秦太史令胡毋敬曰五百年後其地
必有異人為大人者及雄稱尊號祖先出自宕渠有識
者皆以為應之譙周亦云我死後三十年當有異人入
蜀蜀由之亡蜀亡之歲去周三十二年又著讖云廣漢
城北有大賊曰流曰特攻難得歲在玄宮自相剋又曰
宋岱不死則孫阜不交市三旬之間流離之首懸于轅門
又惠帝之世蜀童謠曰郾城堅盎底穿郾中細子李特
細又曰江橋頭闕下市成都北門十八子又曰巴郡葛

當下美巴郡皮又曰有客有客來侵門陌其氣欲索至是而悉應焉先是勢未亡時頗有怪異宮人張氏有冶容勢寵之一夕化為大斑理蛇長丈餘送于苑中夜復來寢牀下勢懼遂殺之復有鄭美人勢亦寵之化為雌虎一夕食勢寵姬未幾而死成都北鄉有人望見女子避入草中往視見物如人有身形頭目無手足而動搖不能言又有驢無皮毛袒肉飲食數日而死涪陵民樂氏婦頭上生角長三寸凡三截之又馬氏婦姪身兒從

腋下生其母無恙兒亦長育廣漢馬生角長大各半寸
有馬生駒一頭兩身相著六耳無目二陰一牡一牝李
漢家舂米米自臼中跳出遂斂於箕中又跳出瀉於簞
中又跳出有猿居鳥巢至城下大雨血地仍震又連生
毛鷓鴣集于城下江源又生草高七八尺華葉皆赤子
青如牛角天譴甚多不能悉紀特以晉太和元年歲在
辛酉起兵至勢嘉寧二年時晉永和三年歲在壬戌而
降於晉凡六世合四十七年

十六國春秋卷七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十六國春秋卷七十九

蜀錄四

李輔

李輔字玄政慕之長子特兄也銳勇有武幹初益州刺史趙廞殺其弟威寇將軍庠及其子弘等慮特等為變乃命輔與特驤俱為督將安慰其衆及特承制拜為驃騎將軍官桑之敗為益州刺史羅尚所殺雄即王位追

謚齊烈王子忠嗣

李庠

李庠字玄序特第三弟也少以氣烈為鄉里所稱仕郡督郵主簿當官皆以美績著聞元康四年察孝廉不就後以善騎射舉良將亦不就州郡以庠才兼文武舉房異一作秀異固以疾辭州郡不聽以其名上聞中護軍切徵不得已而應之拜中軍都騎督弓馬便捷膂力過人時論方之鮮卑文鴛洛陽方亂稱疾去官性在任俠好濟人

難以是州黨莫不附之與六郡流民避難梁益道路有
疾病饑厄者常營護隱卹賑施貧乏大收衆心初至蜀
益州刺史趙廞敬異之

一作深器

與論兵法無不稱善每謂

所親曰李玄序蓋亦一時之闕張也以為冠軍將軍及
特有異志委以心膂之任表為部曲督使招合六郡壯
勇至萬餘人以討叛羌功表為威寇將軍假赤幢曲蓋
封陽泉亭侯賜錢百萬馬四十匹廞忌害其能誣以大
逆殺之被殺之日六郡士庶莫不流涕時年五十五雄

即成都王位追謚梁武王

李驤

李驤字玄龍慕之少子特弟也驤銳武幹與諸兄弟等
初殺縣令屯聚樂鄉起兵應特特承制拜驤騎將軍每
從征伐屢立戰功特死雄立益州刺史羅尚數攻郫城
雄使朴泰誘尚襲郫城約為內應尚信之泰要發火遣
隗伯諸軍攻郫驤設伏於外以長梯上伯軍伯軍見火
起爭緣梯上驤因放兵擊之大破尚軍遂攻犍為斷尚

糧道殺太守龔恢及功曹楊渙進攻益州殺別駕許延
延妻杜氏有美色驤欲納以為妻杜氏號哭守夫尸罵
曰汝輩逆賊無道死有先後寧當久活我杜家女豈為
賊妻也何不速殺我驤怒遂殺之雄即王位以驤為太
傅晉永嘉四年梓潼內史譙登據涪城時羅尚死長沙
太守皮素代為益州進治三關驤急攻登素勅張順楊
顯救登尚子宇恨登不供其軍實素怒宇欲治其罪為
宇所殺建平都尉暴重殺宇已郡大亂不果救登驤於

是攻登益急登兵窮士饑遂生得之送之於雄雄乃殺
登巴西梓潼盡為雄有矣其後雄梁州刺史李鳳叛於
巴西驤以太傅行大將軍討斬之轉攻越雋及朱提獲
太守李釗進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將軍領中護軍西夷
校尉錄尚書總統以玉衡二十年冬卒追贈相國謚曰
漢獻王及壽僭即帝位追尊謚曰獻皇帝

李蕩

李蕩字仲平特次子也好學有容觀特承制拜鎮軍將

軍特初稱制晉河間王司馬顥遣督護衙博討之進屯梓潼朝廷復遣廣漢太守張微軍於德陽南夷校尉李毅又遣叟兵五千助益州刺史羅尚尚遣督護張龜軍於繁城三道並進以攻特營特使蕩與雄襲博特躬擊張龜龜衆大敗蕩又與博接戰連日博亦敗績死者大半蕩追博至漢德博走葭萌蕩轉掠巴西巴西郡丞毛植五官襄珍以郡迎降蕩撫懷初附百姓安之進攻葭萌博又遠遁其衆悉降遂拔梓潼巴西郡特於是進攻

張微微依高據險與特相持連日時特與蕩分為二營
微候特營空虛遣步兵循山攻之特逆戰不利山險窘
迫衆不知所為羅準任道皆勸引退特量蕩必來故不
許微衆至稍多山道至狹唯可一二人行蕩軍不得前
謂司馬王幸曰父在深寇之中是我死日也乃衣重鎧
持長矛大呼直前推鋒必死殺千餘人微衆來相救蕩
軍皆殊死戰無不一以當百微衆遂潰拔特于重圍之
中特欲釋微還涪蕩與王幸進曰微軍連戰士卒傷殘

智勇俱困宜因其弊一戰擒之若舍而寬之微養病收
亡餘衆更合圖之未易也特從之復進攻微微潰圍而
走蕩率水陸追之殺之於巴西生擒其子存以微喪還
之其後二年官兵殺特于官桑蕩與雄共保北營羅尚
遣督護張龜何沖左汜等軍繁城涪陵樂紳等起兵應
尚蕩攻紳破之左汜率衆乘虛襲營氏符成隗伯時在
營中叛以應汜營垂欲破會蕩破紳還適與汜遇遂大
破之成伯將其黨突出詣尚蕩策馬追擊中矛而死雄

秘不發喪以安衆心及雄即成都王位追贈廣漢壯文公

李始

李始字伯起特長子雄異母兄也特承制拜武威將軍雄既僭位累遷太保加折衝將軍善撫士衆衆多歸之時人為之語曰欲養老屬太保及期之殺班也以始為征東大將軍代建寧王越鎮江陽始先欲附壽謀共討期壽不從始怒說期取壽期又不許後壽用龔壯計襲

破成都期自殺始亦被誅并其兄弟十餘人

李瑤 稚珣

李瑤蕩長子也次稚次都又次珣初瑤為侍中中領軍稚以安東將軍屯晉壽武都氏楊難敵來奔稚受其賂遺縱還武都難敵恃險驕慢多為不法攻走陰平太守

羅演

演稚之舅也

稚自悔失計白兄瑤亟欲請討稚許之乃

遣瑤與稚及將軍樂次費佗李乾等由白水橋進攻下辨征東將軍壽督瑤弟珣攻陰平難敵遣軍來拒壽珣

不得進而玲稚徑至下辨武街難敵斷其歸道四面攻之深入無繼皆為氏衆所殺士卒死者數千人玲有才望志尚雄欲傳以為嗣及聞其死深痛悼之不食數日言必流涕雄死班嗣偽位玠與期越咸來奔喪玠勸班遣越還鎮并出期為梁州刺史班猶豫未許反遣玠還鎮涪城期越竟弒班于臨次并殺其兄領軍都玠遂奔晉歷已郡襄陽宜都太守龍驤將軍永和三年從征西至於山陽戰死

李安

李安字武龍少養於外家羅氏元康元年避地入蜀從
特征伐以勇烈聞特遂子之驍騎將軍驤引為帳下督
護數有戰功甚見信愛羅尚遣符成隗伯攻郫城驤逆
戰不利被傷落馬臥未能起士衆皆散惟安與任回在
左右隗伯帥數千騎來叱安曰武龍吾所取有人卿宜
避我去安瞋目呵之曰吾不相與因躍馬直前刺之伯
逡巡而退

李離

李離特妹婿舍之子也初為梓潼太守朝廷遣建平太守孫阜進次德陽舍勸流降阜離聞之因與雄謀襲阜軍阜軍敗績流深奇之委以重任雄即成都王位進為太尉事無鉅細悉以任之永嘉初關中流民鄧定訇氏等掠漢冬辰勢以叛巴西太守張燕遣牙門武肇漢國郡丞宣定圍之鄧定等求援于雄雄遣離與李璜等帥兵入漢中赴援太守杜孟治聞離至命燕釋圍保城離

至先破武肇營次攻宣定復破之燕懼將百騎走離等
復大破之州軍皆散孟治開門退走離盡徙漢中民於
蜀遂屯據梓潼其後部將天水句瑋張金苟等叛殺之
送離母子於羅尚尚斬以徇遂分其室

羅氏

特妻羅氏略陽人僕射羅演之妹也生蕩與雄時蕩等
屯北營羅尚遣牙門左汜黃閭來攻營中氏符成隗伯
叛應之羅氏擐甲拒戰伯手刃傷其面羅氏奮擊不輟

氣烈益壯蕩還得免雄稱成都王尊為王太后及即帝
位尊為皇太后以雄玉衡元年卒雄信巫覡之言多有
忌諱至欲不葬司空趙肅切諫雄乃從之又欲申三年
之禮羣臣多諫弗納太傅驤謂司空上官惇曰今方難
未靖一作彌吾欲固請不聽主上終諒闇君以為何如惇
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于庶人故孔子曰何必高宗古
之人皆然但漢魏以來天下多難宗廟至重不可久曠
故釋纁經至哀而已驤曰任回方至此人決於行事且

上嘗難違其言待其至當與俱請及至同回入見驤免
冠流涕固請公除雄號泣不許回跪而進曰今王業初
建凡百草創一日無主天下惶惶昔武王素甲觀兵晉
襄墨經從戎豈所願哉為天下屈已故也願陛下割情
從權永隆天保遂強扶雄起釋服親政雄涕泣從之

任氏

雄妻任氏天水人僕射任顏之姊也以建興元年立為
王后任氏無子有妾子十五人長子越次子霸第四子

期皆為任氏所養諸子保約等期既僭立尊為皇太后
拜兄越相國大將軍錄尚書事封建寧王仲兄霸鎮南
大將軍弟保鎮西大將軍約等皆有拜授其後盡為壽
所殺任氏亦以憂憤死

閻氏

壽妻閻氏略陽人閻或之族女也

一云天水人

以漢興元年

立為皇后閻氏無子壽納李鳳女生勢及廣閻氏子之
勢後嗣位尊為皇太后署廣為大將軍封漢王廣以勢

無子求為太弟勢不許疑馬當等與廣有異謀收當等
殺之遣兵襲廣於涪城貶為臨邛侯廣尋自殺

十六國春秋卷七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十六國春秋卷八十

蜀錄四

閻或一作式

閻或天水人也特初起兵數遣或至羅尚求寬流民限期乃版為始昌令及特承制任為謀主雄即王位累遷尚書令時建國草創素無法紀諸將恃恩各爭班位或上疏曰夫為國制法動尚仍舊漢晉故事惟太尉大司

馬執兵太傅太保父兄之官論道之職司空司徒掌五
教九土之差秦置丞相總領萬機漢武之末遂一作越以

大將軍統政今國業初建凡百未備諸公大將班位有
差降而競請私置不與典故相應宜立制度以為楷式
雄從之其後去雄依太尉離於梓潼部人荀琦張金苟
等叛殺離或亦被害雄甚悼之

尹奉

尹奉南安人晉永昌元年以零陵太守為寧州刺史南

夷校尉加安西將軍奉威刑緩鈍政治不立為大將軍
壽所破遂舉州降時晉咸和八年也雄遷奉於蜀南中
盡為雄有其後奉仕李氏位至衛將軍右丞相

王載

王載字元始新都人也有才智幹略娶寧州刺史李毅
女秀載將家避地在南適毅亡州文武以秀明達有父
風一作才遂推領州事又以載領南夷校尉龍驤將軍秀
獎厲督戰食糧已盡但茹草炙鼠為食秀伺夷怠緩輒

出軍掩破之載後為漢嘉太守太傅驤攻破朱提等郡
載懼以郡迎降仕雄至騎都尉龍驤長史

李釗

李釗字世康廣漢郫人也祖旦字欽宗光祿郎中主事
父毅字允剛歷寧州刺史加龍驤將軍封成都內侯釗
世秉儒學有格望以父任為謁者僕射除壽林侯相不
就為尚書外兵郎晉光熙三年毅為叛夷所攻疾病困
於窮城不能討戰上表請援時雄寇蜀郡救兵不得進

劍聞父阨表求赴難馳至牂牁夷復斷道停住交州以
寧州城中無穀父疾病未知吉凶遂不食穀惟茹草首
尾三年得至寧州父已喪文武復偪劍領州府事懷帝
乃除劍平寇將軍領安夷護軍西夷校尉大得衆心及
王遜為寧州刺史表劍為朱提太守尋遷越雋治南廣
以禦雄數破雄軍殺大將樂初雄玉衡十三年太傅驤
與任回分兵攻朱提越雋城陷被獲尋而自蜀逃歸遜
仍以劍守越雋雄復遣驤及任回攻之劍自南秦與漢

嘉太守王載並力來拒戰於溫水敗績遂以二郡迎降
釗到成都雄待遇甚厚朝廷儀式喪紀之禮皆決於釗
命班以師禮事之

范長生 賁

范長生涪陵丹興人也一名延久又名九重又名支字
元壽巖居穴處求道養志甚有名德兼善天文頗曉術
數年過百歲

荻林伐山云長生先事劉玄
德至特時一百三十餘年

為蜀人所重

奉之如神雄欲迎致立為君長而臣之長生固辭曰推

步太元五行大會甲子祚終於李非吾節也雄即成都
王位長生自西山乘素輿詣成都雄迎之於門執版延
接即日拜丞相尊之曰范賢故又名賢勸雄稱尊尋加
長生天地太師之號封西山侯以雄玉衡八年卒子賁
嗣賁初為侍中後嗣父爵為丞相晉永和三年勢為大
司馬桓溫所滅其遺黨故尚書僕射王誓鎮西將軍鄧
定平南將軍王潤將軍隗文蕭恭文等舉兵反衆各萬
餘溫自擊定使袁喬擊文皆破之使益州刺史周撫鎮

彭模斬王誓王潤溫留成都三十日振旅還江陵尋而
鄧定隗文等入據成都征虜將軍楊謙棄涪城退保德
陽遂陷日南殺督護劉雄共立賁為帝而奉之以父長
生為雄國師蜀民愛之賁由是以妖異惑衆聚至數千
蜀人相率歸附後二年周撫與龍驤朱燾擊賁斬之益
州遂平

楊褒

楊褒略陽人仕特將兵都尉雄稱尊號累遷左僕射尚

書令直言敢諫無所忌諱雄初得蜀用度不足諸將每
進金銀珍寶多有以得官者褒諫曰陛下為天下主當
網羅四海英豪何以有官爵買金銀耶雄遜辭謝之後
雄因酒醉推中書令杖太史令褒奏曰天子穆穆諸侯
皇皇安有天子而為醜也雄慙而止雄無事小出褒於
後持矛馳馬過雄雄怪問之對曰夫統天下之重者如
臣乘惡馬而持矛急之則慮自傷緩之則懼其失是以
馬馳而不制也雄悟即還遂不復出晏平三年冬十二

月褒卒贈丞相太師謚曰莊

譙秀

一作焦

譙秀字元彥巴西人也祖周以儒學著稱顯名蜀朝秀少而靜默不交于世知天下將亂預絕人事雖内外宗親不與相見郡察孝廉州舉秀才皆不從及雄據蜀略有巴西太傅驤驤子壽皆慕秀名具束帛安車徵之亦不應

一云或以禮招或以威迫而秀終不應命

嘗冠弁弊衣躬耕山數龔壯

常歎服焉桓溫滅蜀上疏薦之朝廷以秀年在篤老兼

道遠故不徵遣使勅所在四時存問尋而范賁蕭敬相繼作亂秀避難宕渠川中鄉人宗族依憑之者以百數秀年出八十衆人以其篤老欲代之負擔秀拒曰各有老弱當先營護吾氣力自堪此不以垂朽之年累諸君也年九十餘無疾而卒

龔壯

龔壯字子偉巴西處士也潔已自守與鄉人譙秀齊名父叔皆為特所殺壯欲復仇力弱不能故積年不除喪

壽成漢中與期有隙數以禮聘壯壯雖不應聘恐其見害乃不得已往見之壽因問以自安之策壯說曰巴蜀之民本皆晉臣節下若能發兵西取成都稱藩于晉誰不爭為節下奮臂前驅者哉且舍小從大以危易安莫大之策也惟將軍圖之壽以為然遂率衆攻成都克之既即偽位以安車束帛聘為太師壯誓志不仕其所贈遺一無所受特聽縞巾素帶居師友之列會天久雨百姓饑墊壯上書說壽歸晉允天心應人望永為國藩如

此則名垂不朽福流子孫壽省書內慙遂秘藏之壽又遣使入胡欲連衡為寇約分天下壯切諫曰陛下與胡通孰若與晉通胡豺狼國也既滅晉不得不北面事之若與之爭天下則強弱異勢此虞虢之成範已然之明戒願陛下熟慮之羣臣咸以壯言為然壽乃止壯因作詩七篇託言應璩以諷壽壽報曰省詩知來意若今人所作乃賢哲之話言也若古人所作則死鬼之常辭耳壯以為人之行莫大於忠孝既假壽弑期以報父叔之

仇又欲使其歸順朝廷以明臣節壽既不從乃詐稱耳聾手不制物辭疾歸家唯研考典籍覃思文章以經史自娛終身不復至成都至勢嘉寧初卒壯每歎中夏多經學而巴蜀鄙陋兼遭李氏之難無復學徒乃著邁德論文多不載

張寶

張寶略陽人仕雄為別將天水俞琦等叛殺太尉離寶弟全在琦中雄謂寶曰汝能得梓潼我以李離之官賞

汝寶素兇勇乃反為奸先殺人而亡奔梓潼琦等信之
委以心腹會益州刺史羅尚遣使至梓潼慰勞琦等琦
等出迎寶從後閉門琦等奔巴西遂得梓潼雄即日拜
寶為太尉

李洪

李洪廣漢人聚流民數千入定陵作亂自稱李勢子太
和中因刺史劉季連失於撫綏巴西人趙續伯蜀人李
金銀等共推洪為主言當以聖道王年號鳳凰私署百

官妖惑百姓李連討斬之

李高

李高隴西人也詐稱李雄子攻破涪城梁州刺史楊亮棄郡遁走犍為太守周楚遣其子帥兵討平之

劉玄

劉玄漢昭烈帝之曾孫甘陵王永之孫也永以咸熙元年東遷洛陽拜奉車都尉封為鄉侯值永嘉大亂劉氏子孫絕滅唯玄奔蜀雄署為安樂公以嗣後主後永和

三年討勢孫盛參戎行見玄於成都云

十六國春秋卷八十